

## 开怀未必真豪杰，落泪如何不丈夫

黄池河

作者赐稿

—

看了《秦之声》官方网站一网聚《秦之声》一开坛说戏 2006 年 4 月 26 日郝一点《我自狂妄说戏词之一：单童不应“泪下来”》的文章，十分佩服“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敢说的勇气，也很赞成一点版主的探索精神，但是却不能苟同先生的观点。想就郝先生的文章说一说本人的看法，算是与郝先生商榷吧。

一、你也罢，我也罢，来啥是啥。

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属于艺术范畴。成功的艺术作品讲求的是个人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独有的表现手法，给人以不同的启迪，获得不同的享受。艺术作品最大的忌讳是雷同。可以设想：书法作品不再由个人写成，而是统统使用一种文体打印而成——这样的书法作品还有欣赏的价值么？秦腔

《斩单童》中，单童因不肯投降李唐而被绑在杀场斩首，不同的编剧、演员出现截然不同的两句唱词，有人唱“泪下来”也有人唱“笑开怀”，这都不足为怪，正是他们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表现。

郝先生的文章提出将其唱词统而为一的想法也不为怪，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秦腔艺术界的一种思潮。比如，置秦腔艺术特征于不顾，舍弃秦腔独特的传统程式，生搬滥用其它艺术形式。我在研究比较秦腔老艺人的唱腔时发现，成功的艺人其唱腔各具特色，几句唱腔、甚至几个字就能听出艺人是谁；而当今的年轻演员具有独特风格的确实太少了。每每思考秦腔的这种现状，便想起当年跟随村里父兄辈进黄池沟上山砍“黄禄”的故事。一种俗名叫“黄禄”的树木枝干由多个硬弯组成，硬弯的形状、方向各式各样，极具特色，砍下后难于成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父兄辈只给一个字——“阉”（陕西话念：善），就是在不同的硬弯处狠砍一刀，将其统统取直。细究起来，无论是阉牲畜，或者是“阉”黄禄，无外乎去其特征，灭其个性。但愿我们的秦腔能够逃脱此刑，把根留住。

二、哭也罢，笑也罢，唱啥是啥。

不同的艺术门类有其不同的艺术特征，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并赖

以生存的基础。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表现矛盾冲突。创作者要善于发现矛盾冲突、表现矛盾冲突、解决矛盾冲突，调动观众进入矛盾冲突，这就是戏。世界上矛盾冲突的存在，奠定了戏剧冲突的基础；戏剧冲突，正是戏剧用自己独特的形式特征对现实矛盾冲突的艺术化再现。稍有哲学常识和心理体验的人，都会知道人们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所以，戏剧角色的心理、感情不可能是单一的、片面的。在秦腔《斩单童》中，单童因不肯投降李唐而被绑在杀场斩首，最基本的矛盾冲突是面对唐王、劣友、良友、自己所产生的仇恨、抱怨、友爱、痛惜等复杂感情。要表达这样复杂的感情，绝对不是简单的“泪下来”或者“笑开怀”所能涵盖的。我们不能像在电脑上点动鼠标一样，以自己一次简单的点动，为他人做出“泪下来”或者“笑开怀”的永久选择。

三、英也罢，雄也罢，扮啥是啥。

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其社会功能之一是：“高台教化”。对于“教化”的功能，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教育、启迪、感化，但是它所采用的“高台”这种形式就大有讲究了。艺术作品的教化作用和方式，有别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艺术作品依靠自己的形式特征，在一个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调动观众思维，传递信息，沟通感情，其教育功能往往采用沁润、感染、熏陶的作用来实现。它最忌讳的是概念化、抽象化的直接灌输。应当容许各个创作者因其修养阅历不同而将不同的思想理念带给观众；也应当容许不同的观众因其修养阅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受。

本人不能苟同郝先生所说单童“在大事大非面前绝对称得上是‘真男人’”的观点和“使他的内心世界俞加趋于完美，英雄之死，讲的就是死得其所”的做法。诚恐这样会使秦腔再次陷入文革时期八部样板戏“人物性格片面化”、“英雄人物绝对化”的窠臼。

四、真也罢，假也罢，演啥是啥。

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其作品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是一种艺术化的演绎。虽然来源于生活，但绝对不等同于生活，更不能与历史记载来对照。难道说单童因不肯投降李唐而被绑在杀场斩首时或哭、或笑的表情确有历史记载？一定要成为今天秦腔《斩单童》的参照？

尤其使本人极度惶恐的事情，便是郝先生断言单童“在大事大非面前绝对

称得上是‘真男人’，这一点从许多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难道要像当年西安易俗社甄别旧戏草一样，把“史无记载”作为禁演的标准之一？我在暗自推测，要依郝先生的“许多历史记载”来进行甄别，我们还能不能有八部可看的剧目。

五、秦也罢，声也罢，是啥干啥。

一门艺术的产生、发展、繁衍必定有其自身的规律，秦腔艺术的产生、发展、繁衍也不例外。艺术作品的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作为一个戏曲剧种的秦腔也不例外。艺术方面的争议是很正常的，学术争鸣也是很正常的，有利于秦腔艺术的发展和进步，但不宜采取由哪个机关、团体、机构、人物强制统一的方式。难道我们现在不觉得当年苏联共产党采取由中央机关、领导人强制统一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的方式幼稚、可笑吗？

对郝先生所言“既然进入了《秦之声》演唱，我个人认为就应该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唱法，这一点请栏目工作人员再仔细把一下关”的想法不敢苟同。演唱者出现明显的常识性、技术性、逻辑性错误，应当由编剧或导演纠正；各个创作者对戏的不同理解、阐释、表现行为，理当容许和尊重。